



百家笔会

腊肉飘香

□ 徐娟

跑着、跳着,我还要摘一朵狗尾巴草,拿在手里转啊转的。乡下的空气就是比城里的好,我执拗地想着,望着群山绵延,心里亦是无尽地开阔。

离外婆家还隔好远,我就开始跑,边跑边大声地喊着:“外公,外婆,我们回来啦!”

外公通常是坐在大门口,外婆听见声音从厨房出来。两位老人家都是笑容灿烂地迎接我们:“回来啦,你们爸爸妈妈呢?”

“还在好后面咧!”我跑进家门,笑嘻嘻地说。外婆外公总是笑着先看看我,又看看弟弟,“都长高了,长高了。”

在老家有好多事情可以做。去田里摘菜,虽然我大多都不认识,但是跟着大家摘就行;去别人家找小伙伴,去山里挖花生,有时纯粹就是去探险;从长辈那里讨一些零花钱,和弟弟妹妹走一段很长的路去镇上买东西请客,一边走一边吃……

晚上通常没什么事情做。外面没有灯,天暗下来便是一片漆黑,偶尔会有远处开来的摩托车,射着淡黄色的长光,呼啸而去。

那时外婆家还是用柴火烧饭和烧水,城里孩子回老家后,就特别喜欢看烧柴火。几根粗壮一些的木头在底下先搭好,再堆叠一些容易燃烧的小木棍。有一种尖尖的树叶经常被外公用来引火,在空气中烧得噼里啪啦地响。依稀的火光中,映出几个孩子微张着嘴巴、露着欣喜的红扑扑的脸庞,一双双眼睛闪闪发光。

我们争先恐后地抢着火钳。火钳又黑又重,通常需要两只手握着才能艰难地夹起那些叶子和枯枝。木条不停地加着,火势不减,顺着火苗向上,是一缕缕灰色的烟。

灰烟往上慢慢悠悠地飘着,缠到外婆家悬挂的腊肉上,一寸一寸地将之包围,染上黝黑的酱色。我们仰着脖子,和家里的猫猫狗狗一起,望着那些腊肉腊肉眼馋。昏暗的灯光下,一条条腊肉悬挂高处,风从窗户缝隙吹进来,挂绳微微晃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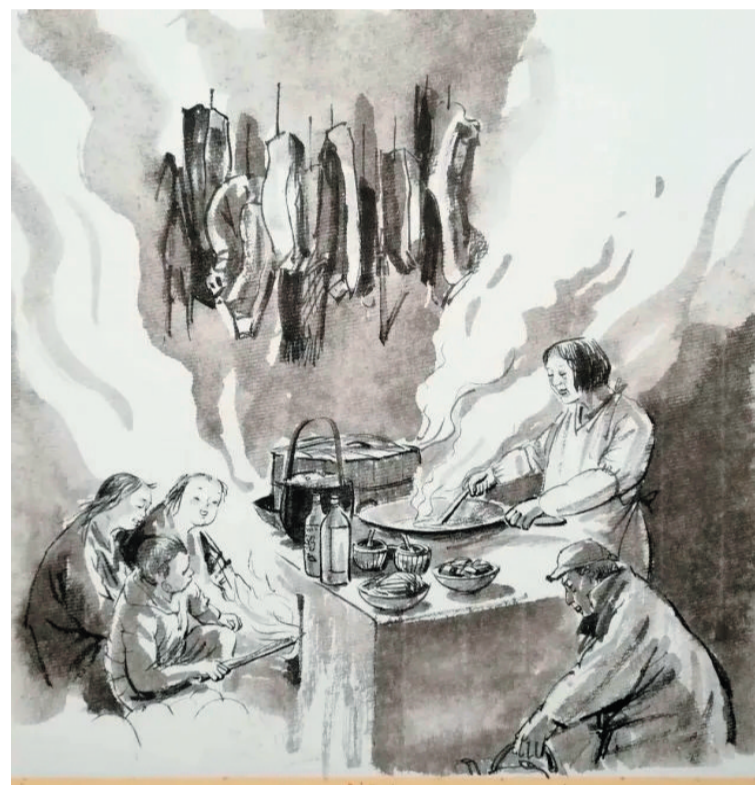
腊肉早已被熏得干燥,有的炭黑,有的金黄。本来是油腻的猪肉,被烟火和时间反复锤炼,变得格外紧致。凑近了闻,鼻腔里感受到一些盐

咸、肉香和烟呛,说不上是喜欢还是讨厌。这就是腊肉的味道吧,混合着时间的调料而已。

外婆家的厨房还是那种老式的,常年的烟熏早就让房顶变了色。每每到腌制与烟熏得差不多时,外婆会让妈妈和小姨去选。她们将之取下,看看成色,嗅嗅味道,摸摸硬度。挑到自己喜欢的那几块,便心满意足地笑,夸着外婆的手艺。外婆则露出欣慰的表情,说着自己今年的成果,种了哪些菜,哪些收成好,哪些无人问津。家里的女人们在一起,真是有说不完的话。

男人们这边安静很多。舅舅、姨夫、爸爸和外公在一边小酌,偶尔会有交谈。偶尔有人帮外公点根烟,偶尔有人默默地搬些木头,做些力气事。

围在木头篝火边的我和弟弟妹妹们,就一直烧火、煮水、吃糖……但那时并不会感到无聊,似乎就这样等着困倦睡觉,就是最舒适的事情了。这一方沙池的柴火,就在黑暗里一直烧着、烧着,一缕缕的灰烟,熏制了一年又一年家里的腊肉,明艳、温暖的光,点亮了我童年的黑夜。



插画:唐建

春节是圆的

■ 刘强

春节是圆形的
故乡是圆心
乡恋是半径
我们要在春节,从四面八方向圆心围拢

檐下挂起的几盏红灯笼
旋转着流年
发射的光芒穿越万水千山
美食是圆的,譬如糖球与肉丸

团圆,总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能驱动车轮,甚至
滚动着日月落
烟花是圆的
像一把璀璨的花伞
在空中撑开喜庆的时光

记忆里的春节,我看见
母亲回下的眼窝也是圆的
一只曾目送我远行
一只总期盼我归来
我奔波了半生
始终没有走出
母亲陷进岁月的这两个圆

立春辞

(外一首)

■ 曾庆忠

社火,龙灯,吉祥的灯笼,鲜活地忙碌着

无名的花儿已经点亮了溪边的春讯

年味暖湿了刚刚苏醒的土地
春风的翅膀扇动种子的梦想
与梅花一擦肩,杨柳就开始婀娜多姿

暖阳濯洗冰雪伤痛的岁月
紧握时光的父亲检阅着他耕种的土地

立春日,我要把杏花春雨寄给南方

把油菜花香燕子的呢喃寄给北方

邮戳上盖着,春暖花开,姹紫嫣红

用春风快递。此时,木棉花把红红火火的日子绽放在春的枝头

当我写下春天的时候
万物明媚,春光弥漫人间

听雨

雨弹奏着琴弦,惊醒梦中的诗行

轻抚尘世湿漉漉的忧伤
把唐诗宋词的韵脚
写入岁月的沧桑

我在江南烟雨中
看风和雨恣意的缠绵
荷叶下摇曳的荷花

犹如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缱绻了寂寞的时光
沏一壶茶,慢慢地

细品私藏的那一段雨水,临窗

静静地聆听跳跃的音符
空灵如禅,洗涤红尘的疲惫
摘一串雨珠,挂在屋檐

淡看繁华,听雨浅吟低唱

亲情家事

新年“照岁”

□ 董青春

老家春节有着许多传统的乡风民俗,而在年少时留下最深刻记忆的,便是父亲大年初一早上的“照岁”了。

照岁,是用八九根芝麻秆捆扎起来,大年初一早上用火柴点燃映照着屋里屋外,赶走晦气和贫穷,迎来好运和富贵。用芝麻秆,应该是寓意新年的日子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有人家也用八九根芦柴捆扎起来代替,所以乡亲们也称“照岁”为“照财神把子”。

除夕夜,一家人守岁。夜深了,我们困得不行,睡在被窝里,母亲将新衣服新鞋子放在我们床头,我们朦朦胧胧地睡着了,梦里还在想着和小伙伴放鞭炮,跟在大人们后面看玩麒麟、看荡龙船……

进入腊月中旬,我们同乡人家就开始打糍粑。打糍粑既是技术活,更是力气活,没几分子气是揽不下这活儿的。

打糍粑首先将山泉水浸泡了一晚上的糯米滤干,再蓬松地舀进木甑里蒸,待从甑盖边沿腾腾地喷出雾气了,糯米饭的清香钻入鼻孔了,糯米就蒸熟了。

把蒸熟的糯米铲进洒了水的木槽里,两个人开始用木槌在里面推来揉去,待糯米拉成丝状就可以高高地扬起木槌锤打了。

打糍粑是检验年轻人长没长力气的最有效的活儿,要是哪个年轻人能一口气打完一槽糍粑,一旁的婶婶、嫂嫂们就打趣道:“这后生崽有力气,可以讨婆娘了。”惹得年轻人怪不好意思的,但打糍粑的木槌会扬得更高了。

等糯米打成黏软柔腻状,左邻右舍的穿着簇新侗家衣服的妇女们,便聚拢过来。她们在手上擦了蛋清或蜡油后,嘻嘻哈哈地说笑着把黏软的糯米糊捏成一个圆鼓鼓的粑团,齐整的摆在堂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听见里屋父亲轻轻的咳嗽声,父亲起床了,拉亮电灯,屋里瞬间溢满了昏黄的灯光,父亲也不讲话,从门后取出用芝麻秆捆扎成的“财神把子”,拿起放在“八仙桌”上的火柴,屏住呼吸,点燃了芝麻秆。轻轻跳跃着的火光映照在父亲沧桑的面庞上,洋溢着新年到来时的欢欣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

父亲握着“财神把子”,满脸的虔诚和神圣。他从堂屋里照起,从桌底下到后墙边,再沿着锅屋里的水缸边、碗橱旁、磨盘下,照到山芋干囤前,再回过头来照住锅屋。“财神把子”的火焰越来越大,越来越亮,红火火的光亮辉映着屋里的昏昏晃晃,辉映着年三十刚用糍糊张贴上

墙的年画和大红福字……

芝麻秆旺旺地燃烧着,灰烬零星地飘落在地上。父亲将芝麻秆投进锅屋的火盆里,前天晚上火盆里已经架好了树枝,只一会功夫,芝麻秆就引燃了树枝,燃烧着的树枝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火光驱散了寒气,驱散了昏暗,屋里变得暖和、亮堂起来。

我们缩在被窝里看到“照岁”结束,这时赶快吃了“开口糕”,穿起衣服坐到火盆边烤火取暖。辞旧迎新之时,我们团团围坐在温暖的火盆边,围在父亲的身旁,一家人说着吉利的话,憧憬着家庭未来的生活,期盼着新的一年平平安安、事事如意,期盼着往后的日子顺顺利利、越来越好。

记得那是一个龙年的前夕,我站在家乡的山巅上,望着远方连绵起伏的群山,心中涌动对龙的无限遐想。那时的天空,如同一幅淡雅的水墨画,云朵悠悠,仿佛是龙在天际游弋留下的踪迹。我想,龙年的到来,不仅仅是岁月的更迭,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精神的延续。

龙的形象,早已植根于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在那些古老的建筑、雕塑、绘画中,龙的形象无处不在。它或盘旋于柱子之上,或飞翔于壁画之间,或潜藏于玉器之内,每一次的出现都带着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龙,不仅是一种图腾,更是一种信仰,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在我心目中,龙年总是特别的。

母亲起床了,洗完脸,开始煮元宵。这时窗外天色渐渐发白,村庄里的鞭炮声一阵响似一阵,此起彼伏,连绵不绝。乡邻们燃放鞭炮的火药味从门缝里、窗子外钻进屋内,浓浓的烟雾弥漫着。父亲打开门,我和弟弟点燃挂在竹竿上的鞭炮,欢快地大声喊道:“放开门鞭了……”

改革开放后,乡亲们生活的变迁日新月异,过年“照岁”等民俗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父亲“照岁”时神圣、庄重、虔诚的神情,每逢春节过年时便会一遍遍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念念不忘,挥之不去。

过年“照岁”,那是我的村庄、我的父老乡亲对美好生活的祈求和向往啊。

我们会在年夜饭上摆上一桌丰盛的食物,其中不乏以龙为造型的佳肴,寓意着来年能够如龙一样威武、强盛。孩子们穿上绣有龙图案的新衣,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老人们则会讲述关于龙的故事,那些故事里,龙总是那么神秘而又亲切,它守护着家圆和安康。

龙年,是一种回忆。记得小时候,父亲带我去看过一场舞龙表演。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龙的形象,那条龙由一群人共同操控,它在火把的照耀下翻滚跳跃,宛如一条真正的巨龙遨游在人间。那一刻,我被深深地震撼到了,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和激动。我知道,我是龙的传人,我的血脉里流淌着龙的精神。

龙年,是一种期待。我相信,龙的精神会一直激励着我,让我在生活的道路上勇往直前。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我都会像龙一样勇敢地面对,不断地超越自我,追求更高的目标。

龙年说龙,说的不仅是一个传说中的生物,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

家,一支古老的竹笛

□ 封期任

家,离我很近,如草上的朝露,张嘴便可呼吸它清新的气息。

却又离我很远,似山上的云霞,睁眼可以看到她的模样,伸手却不能抚摸她的身躯。

在雪地,在彻骨的冰凉里想家,想一首破冰而来的童谣,是我汲取不尽的暖意,暖出一方四角的天空。

花草、鸟儿和飞翔的种子,在飘荡。

其实,家不过是一支古老的竹笛,每一个笛孔都有不同的念想。

我们想家,是因为从家门这个笛孔里吹出之后,乡情的音符,便嵌入到我们的骨髓。

家,时时与我们的脚步终老不弃。即便浪迹天涯,抑或于闹市的缝隙,我们也能随时感知,她停泊的方位,并为之眼泪汨汨。

家的第一扇窗子,时时向我们敞开着。

徐徐转动的光影,那是母亲苍老的目光,挂满星星。

家的一缕炊烟,是向我们横吹的笛孔。

缓缓滑动的声音,那是母亲沙哑的咳嗽,凝结雪的厚度。

想家的时候,我常常把自己编织成一首歌,和家遥遥相对。

还常常把远眺的地方,念想成一场新春演唱会,走进,还差一支古老的竹笛。